

历史长廊

普陀山南天门“龙眼泉”石刻



“龙眼泉”石刻

□孙峰 虞超雁 文/摄

普陀山水源比较充沛，山上多泉、潭、井、池。如，普济寺内就有菩提泉、菩萨泉，均为煎煮云雾佛茶的上品泉水。而南天门也有泉一处名“龙眼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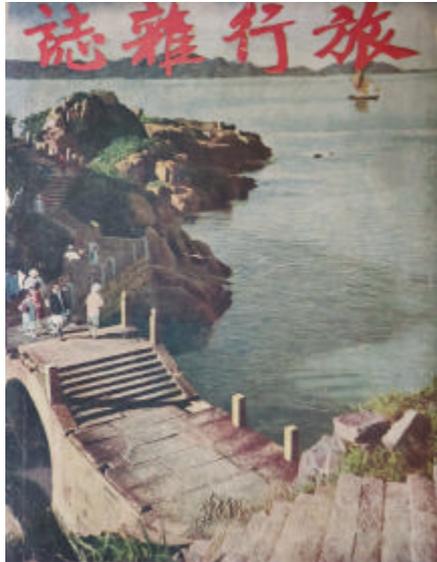
舟山文史前辈王连胜在《普陀山大辞典》中记载：“龙眼泉，在南天门狮子石上。两泉相对，酷似双目。常年积水不涸。”这可能是一种有趣的“石泉”现象。南天门大观篷的旁边，是一处巨大山岩，石岩顶平，广80余平方米，有阶可登其顶，远眺莲洋洛迦。岩顶有水潭二处，潭水清澈闪光，人称“龙眼泉”。其实这是岩石上的天然凹穴，里面积满了雨水，却不会因日晒蒸发而干涸，似乎岩石深处有水源冒出。由于奇异，无法用常理解释，所以名之为“龙眼泉”。泉旁有“龙眼泉”三字石刻，落款为“丙子觉正书”。《普陀山大辞典》记载该石刻题于丙子年，即1966年。

“龙眼泉”所在的山岩上，还有一处民国时期的摩崖石刻，高约0.62米，宽0.68米，为一首诗歌，落款为“庚申石門沈焜”。诗云：

策杖南山巔，萝磴何纤折。
乱峰簇一隅，海岸叹孤绝。
上有龙眼泉，下有鲛鱼窟。
慈悲渡众生，飞梁即宝筏。

庚申年，即民国九年（1920）。石門沈焜，即嘉兴桐乡人沈焜。桐乡境内曾设石門县，故沈焜自称“石門沈焜”。沈焜，字醉愚，一字醉宜。清末诗人。著有《醉吟仙馆诗集》《一浮沔斋诗钞》等，沈醉愚曾与湖州南浔名士周庆云（字湘龄）、刘承干（字翰怡）以及吴昌硕等成立淞社，吟诗唱和。

沈焜为秀才出身，有一定的文字功底，曾担任晚清重臣盛宣怀家的家教，后南浔富商、嘉业堂藏书楼的主人刘承干慧眼识才，聘请其为书记员三十余年，交情深厚。据说，刘承干几次外出



民国刊物中的普陀山南山屿风光

旅游都带上沈焜，一方面充当书记员角色，可以随时记录书写，另一方面饮酒赋诗也有一个知己。这一次普陀山之行，沈焜也是随刘承干而来。

沈焜的这一首关于南天门的诗篇，描写南山屿的多处景点。南山屿位于普陀山东南面，其实也是一个悬水小岛，岛上有摩崖石刻“海岸孤绝处”。南山屿通过一座蓝桥与普陀山相连，所以诗篇的末句“飞梁即宝筏”，一语双关，既可以说是慈航普渡的佛法，也可以说是蓝桥与普陀胜境的关系。“策杖南山巔，萝磴何纤折”，走过蓝桥，沿着南山屿山麓下藤萝掩映的石阶，迂回曲折。穿过南天门，登高南山巔，寻访“龙眼泉”的神奇，远眺碧海莲洋“鲛鱼窟”，感叹海天佛国的魅力！

沈焜是清末民初诗人，也是一位书法家，这一通南天门摩崖石刻，兼具书法的艺术之美与诗歌的文学韵味，可谓赏心悦目。

史事拾零

古董“乡党仪型”匾额解读

□余本芳

定海白泉镇小展西田舍余氏祖堂内，悬挂着一块“乡党仪型”匾额。右边直书“文林郎知宁波府定海县事加三级纪录五次记大功一次晋”，下面是一颗方印，篆书朱文，四边均长6cm。左边直书：“乾隆三十二年小春月穀旦。”该匾古义颇浓，迄今257年，具有一定历史文物价值。

“乡党仪型”是由《论语·乡党》与《诗·大雅·文王》引用而来。

“乡党”，《周礼》以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，五百家为一党。后泛指乡里。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说：“仆以口语遇此祸，重为乡党所笑。”（其为李陵辩护，遭受腐刑）此“乡党”指邻里，同乡。匾额中的“乡党”指小展吞的民众（余氏）。

“仪型（刑）”，《诗·大雅·文王》：“仪刑文王，万邦作孚。”朱熹《注》：“仪，象；刑，法。”为效法，犹言法式，作为模范。

“乡党仪型”四字，用白话文解释为：乡村中聚居着孝行和睦的众多同宗（同姓）家庭和人口，作为模范，可资效法。换言之，小展吞余氏，在清乾隆中期曾为舟山的模范宗族。

就宗族而言，邻居普陀大展张氏，于明隆庆六年因避乱由河南杏花村迁来定居。小展吞余氏，于明万历二十年由镇海迁来定居。大展之张比小展之余，早来舟山定居二十年。老话头“以先进家门为大”，那为何“乡党仪型”匾额不颁给大展张氏，而颁给小展余氏？

笔者认为，主因两点：一是大展张氏居住多地，分居大展横街、南岙、螺门、茅洋等地，实为“百忍堂”所统下一大族。而小展吞余氏宛如一口盆子，满盛珠粒而不溢，居住麇集。二是海禁影响。众所周知，舟山历史上曾三次遣徙岛民入内地。小展吞余氏第四代“元”字辈，当闻遣徙消息，大都躲藏到后山的密林、荆棘丛中，逃过一劫。他们守住家园，宗族赓续繁衍，蓬勃兴旺。故，清光绪《定海厅志·九册》载：“岳帝庙，在小展岭上，康熙十八年建。”舟山展复为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：“移定海镇（今镇海）总兵驻舟山，建舟山镇。召民开垦富都乡。”（1994年版《定海县志·大事记》）岳帝庙是小展余氏所建。试想一下，在岭上建庙，要多少人力、财力、物力投入和花费？由此可证，在舟山展复的五年，小展吞余氏之众，已是相当可观了。

舟山展复后，至乾隆三十二年（1767）颁匾，仅83年。当时，舟山人丁尚属稀少。清廷统治者则信奉“惟人万物之灵”的古训。一位有责任心的文林郎（正七品）定海县知县，亲临实地巡察，在巡到小展吞时，见到一吞中聚居着繁衍兴盛、和睦的余氏宗族，围起了由碇门山嘴至东面山嘴的一条海塘（该海塘今已废弃，仅留调节淡水的碇门）；开垦了大片荒芜的水田、旱地，且种上了各类农作物；疏浚河道、溪流利于灌溉……这位知县，亲眼目睹其治下的民情、事迹之后，倍受感动，遂回县衙后，颁下一块令现代人读来晦涩难懂的老古董匾额。

千岛故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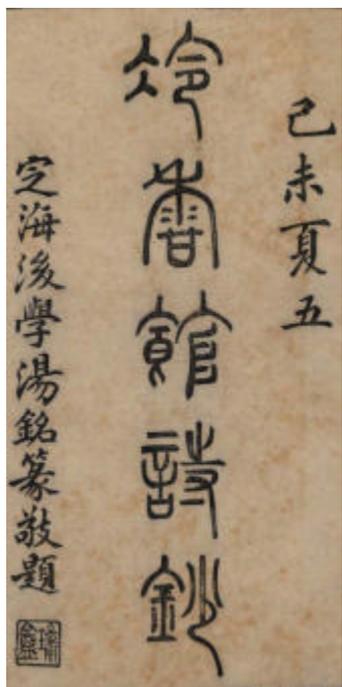
清末定海训导沈廉诗集《冷香馆诗钞》

□王立 文/摄

关于《冷香馆诗钞》，笔者曾经一度以为是岱山汤潜之作，但近日阅读诗集原文，才知晓该诗集乃清末慈溪沈廉之作，岱山汤潜等人是该诗集的整理者，汤潜的胞弟汤铭篆在己未年（1919年）为诗集题词，距今已有百年矣。

沈廉（1841—1916），字约园，是清末慈溪人，贡生，官至定海训导。清代的“县学”是一县之最高教育机关，内设教谕一人，另设训导数人。训导是指辅助教谕的助手。可见沈廉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人。

汤潜为该诗集所作之序中有载：“先生为定海校官垂十余年，清介自持，一尘不染……无他嗜好，公余之暇，唯以诗酒自娱……晚年遭逢国难，忧国忧民之思时见于吟咏。兼善古文辞，所作不自收拾，大半亡佚。丙辰冬以病歿于家，年七十有五。”足见沈廉为官清廉，在闲暇之余，仅以诗酒自娱，汤潜序中称沈



廉为师，自己则为弟子，这个诗集应该成于沈廉卒后。在该序之中，写到沈廉与杭州孙补三最为要好，所以在该诗集之中，与其唱和之诗甚多。

同时，孙树礼亦为该诗集作序，这个孙树礼，字叔和，从诗序中可发现孙树礼可能是孙补三之弟。孙树礼为清末举人，曾为慈溪县学教谕，后寄寓北京，是汤潜找到他，邀其写序。孙在序中写道“余与君同月膺选，同日试，同官守郡”，可见其和沈廉的缘分颇深，初见时，孙树礼“觉恂恂儒雅，已知其学养裕而蓄德深”，足见沈廉谦虚儒雅，涵养甚高。

除了诗序之外，还有不少人为该诗集题词，包括洪月舫、陈康瑞、何其枚、洪绍功、章详春等，其皆是在诗词之中表达了与沈廉深厚的友谊，并对汤潜等人辑此诗集的赞许之意。

这个诗集分上下两集，共计150余首，在诗集当中有不少唱酬之作，从中也可可见其交往之人，包括孙补三、王昌科、汤潜、陈少鹿、史仲华、雷仲英、郭外峰等等，亦有些许杂感，其还曾留有一首因在泮池见犬溺水，而吟得的一首诗歌，颇为有趣。

本版与市政协
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
第1247期

来稿请发
zswb03@zsnews.com